

復興叢書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先秦史

黎東方著

書 叢 興 復

編 主 五 雲 王

黎 東 方 著

先 秦 史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上海初版

復興叢書

先

秦

史

冊

定價國幣

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
主編者

黎東

雲

方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

地

目錄

卷上 遠古

第一章	中國之舊石器與新石器	一
第二章	三皇——氏族社會時代	六
第三章	五帝——部族同盟時代	一三
第四章	大禹偉大的帝禹	二一
第五章	第一個朝代——夏朝	二七
第六章	商朝的前半期	三三
第七章	商朝的後半期	三八
第八章	西周	四四
卷中 春秋		
第九章	春秋時代的周王室	五五
第十章	十二諸侯	五五
第十一章	齊桓公的霸業	六五
		七〇

第十二章	晉國的長期霸權(上)	七七
第十三章	晉國的長期霸權(下)	八五
第十四章	弭兵會議及其以後	九一
第十五章	三桓所代表的政權下移趨勢	九六
第十六章	孔子	一〇二
卷下 戰國		
第十七章	戰國戰國代的周王室	一〇七
第十八章	七個新的國家	一二
第十九章	東邊的演變	一八
第二十章	秦國的發展	二五
第二十一章	平民社會	二九
第二十二章	商業經濟	三六
第二十三章	諸子百家	四一
第二十四章	統一前後	五〇

先秦史

卷上 遠古

第一章 中國之舊石器與新石器

中國的歷史，應該從中國開始有人類的時候寫起。

這就至少有了五十萬年。我們應該追溯到「北京人」(Homo Pekinensis)。「北京人」爲世界上最古的猿人之一，比起德國的「海德爾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與英國的「皮爾當人」(Eoanthropus)，都要早些。只有爪哇的「特利尼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與他的資格不相上下，或略爲老些。

北京人還不知道使用舊石器。他僅知道使用「初石器」即天然的石塊。除了天然的石塊以外，他也許還懂得使用樹枝，把樹枝做成木棍的形式。用了如此簡單而粗笨的武器，他決不是多數毒蛇猛獸的對手。他所能對付的，也許僅是那些與他爭拾水果的猩猩與獼猴。猩猩獼猴在

種類上與他相差不遠，就只有在大姆指的構造上，比他略遜一籌。

這北京人的面貌不如近代的中國人美觀。英國的福累斯蒂爾先生 (A. Forester) 替他繪了一張肖像。他似乎鼻子很短，嘴部突出，眉毛所在的地方也向前突出一些，頭蓋扁平，後腦不大，外耳與脖子卻都不小。(見岑家梧著：史前史概論，頁三六，圖十二。) 他的腦容量有一千立方公厘，比起瓜哇的直立猿人，要多出一百立方公厘。瓜哇人是屬於地質學上的第三紀的；他卻是第四紀的最早一個典型。英國的皮爾當人，與德國的海德堡人，資格均沒有他老。他是屬於所謂低層更新世的。

他是否為近代中國人的祖先？我們還沒有充分的材料，可資解答。但在鄰近於北京人遺骸所在的一個地層中（北京人出現於周口店遺址的第六層），在第五層內卻儲藏有豬的骨頭。豬是仰韶時間以來，中國人最愛吃的一種獸類。北京人的頭蓋指數為七六點三，與一部份近代中國人之八十點二，也很為接近（參看黎東方著：中國歷史通論遠古篇，第一章註五四）。

要等到這位北京人逝世以後的四十萬年，離開現在有十萬年，才是一般人所假定的舊石器時期的開始之時。舊石器分為七個階段，為了便於記憶起見，可以拿每一階段的首字母合成 *camasna* 一字。c 是懈利安斯 (Chellén)，以法國 Chelles 地方得名，其時僅有粗糙的瓜子形石斧。到了第二階段，a，是阿秀利安期 (Acheuléen)，以 Saint Acheul 地方得名，石斧開始有刃。第三階段，m，是謨斯蒂艾哩安期 (Moustérien)，以 Le Moustier 得名，石斧的底面平

整。第四階段，a，是我哩那辛安期（Aurignacien），以 Aurignac 得名，石斧有尖可作錐用。第五階段，s，邵呂特哩安期（Solutrien）以 Solutré 得名，石斧之兩端有尖，或兩邊皆刃，石鏢開始出現。第六階段，m，是馬格打蘭尼安期（Magdalénien），以 La Madeleine 得名，石斧的旁刃成爲鋸形，石鉤開始出現，人類由於逢着冰川期，天氣驟冷，而只能洞居，在洞內發明了繪畫。再下一個階段，a，阿茜利安期（Azilien），以 Azil 得名，人類重新出洞，石器更加進步，開始用有孔的骨製魚鉤。這一階段，又被稱爲舊新石器之間的過渡時代。

在發現北京人的周口店附近，有一個鴿子堂洞，其中儲藏了二千餘件石器。據裴文中氏與德日進神父（Pè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研究，大部爲謨斯蒂艾哩安期的作品。

德日進神父曾經在河套以南的鄂爾多斯與寧夏省的水洞溝，找到有不少的舊石器。牠們的時代略後於鴿子堂的石器，似乎應該屬於我哩那辛安時期。石錐以外，還有石鏟。

再以後，便是周口店北京人洞以外的另一洞，叫做周口店上洞。這一個周口店上洞所包含的舊石器，具有馬格打蘭尼安期的色彩。有修整了兩次的石刀，又有頗爲尖銳的骨針。

人類的新石器文化，倘就今日所知的最古區域而論，是在兩萬年前開始於蘇沙（Saïss）。新石器與舊石器的不同，在於新石器是磨製的，而舊石器是撞擊而成的。此外，陶器的發明與石鏃的使用，也是分判兩者的標準。

歐洲的新石器時期，普通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爲康比尼安期（Campignien），以法國

Campigny 地方得名，開始有磨製石器。第二階段爲羅本哈森尼安期 (Robenhausenien)，以瑞士 Robenhausen 地方得名，磨製石器極多，爲典型的新石器時期。第三階段是卡那西安期 (Carnacien)，以法國 Carnac 地方得名，開始有粗銅器，是所謂金石並用時期 (Chalcolithic Period) 或後新石器時期 (Eneolithic Period) 的先河。

中國的新石器時期，依照安特生先生 (J. G. Andersson) 的假定，分爲六個階段：齊家坪期，仰韶村期，馬廠期，辛店期，寺窪期，沙井期。齊家坪期僅有單色的陶器；仰韶村期有彩陶；馬廠期有複雜的花紋。其餘三期，爲金石並用時期，實際上只是一期，相當於歐洲新石器的第三期。至於仰韶村、馬廠二期，也只是一期，相當於歐洲新石器的第二期。齊家坪期，便是歐洲新石器的第一期。安特生先生之所以把中國的新石器分作六期，無非爲了完成他的假定，以中國新石器爲共經一千八百年，每期三百年左右。但是這一個假定，安特生先生自己後來並不堅持。

在中國，新石器的遺址很多。安陽殷墟雖是一個青銅器的遺址，也有牠的後新石器層。遠至遼寧錦縣的貔子窩，與廣東對海的香港，都有類似仰韶型的新石器與陶器出現。中國陶器在形式上有特殊的鼎類器皿，尤其是空足鼎，即所謂鬲，是其後銅鼎與銅鬲的前驅。在花紋上又有特殊的夔首紋。最近河西走廊出土了一個陶尊，便具有夔首，藏於新疆邊防督辦公署。

由於發掘的工作做得太少，我國至今還不能有正確的中國石器分期。我們對於中國每一冰

期的中國舊石器分佈，與每一區域的中國新石器演進及各個區域間的交互影響，自然是知道得更少了。我們直到今天，還只能依靠書本上的材料，古人所得之於其祖先的傳說，來想像中國最古時的情形。因此，我們研究先秦史，秦以前的中國歷史，雖可以約略介紹一下中國所已發現的舊石器與新石器，而事實的描敘依然不得不托始於三皇。

第二章 三皇——氏族社會的時代

三皇：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輪流充當中國的領袖，猶如後來的朝代一樣，甚至說他們三氏兄弟幾人，每人幾歲，都完全出於後人的想像，並無可靠的依據。

在秦始皇的時候，秦國的人們相信，古代有過天皇，地皇，同「秦皇」。這秦皇便是後來的人皇。到了晉朝，皇甫謐寫下一部帝王世紀，說三皇便是伏羲，神農，黃帝三人。然而黃帝在司馬遷的五帝本紀之中，原列爲五帝之一。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之中，不曾留下關於「三皇」的記載。爲了確定黃帝之究爲三皇之一，抑爲五帝之一，同時爲了彌補司馬遷漏記三皇的缺憾，唐朝的「小司馬」即司馬貞，就做了一篇「補三皇本紀」。在補三皇本紀之中，作爲三皇的是，伏羲，女媧，神農。其後，等到宋朝，盤古氏開天闢地的傳說，特別盛行，於是胡宏就列舉了六位古代帝王，在三皇的名稱之下，除了天皇，地皇，人皇以外，添上了盤古氏，有巢氏，燧人氏，以盤古置於天皇之前，有巢，燧人置於人皇之後。如此的三皇，實際上已經是六皇了。

這不但不是信史，並且遠夠不上「傳說」(legend)的資格。因爲傳說多少是有點史實爲核心的。這僅僅是後代文人，關於人類起源與最古歷史的一種看法，一種理論。不過單就理論而

言，比起小亞細亞諸族的洪水故事來，已經高明得多。他們認為，人是上帝所創造的；我們中國古史理論家卻認為天地是被人開闢出來的。他們認為野獸是上帝特地創造出來給人類來吃的，女子也是上帝特地創造出來給男子解悶的。我們的先哲卻認為人類之知道以構木爲巢代替穴居，知道以「火食」代替茹毛野血，均由於人類自己的發明，自己中間的聖人所遺賜的文化成果。

值得我們加以研究的，不是三皇之究爲何人，而是那三皇二字所代表的一個時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時代。天皇，地皇，人皇，全爲後人所加的稱號。伏羲氏，神農氏，卻屢見於古籍，似乎爲古代確曾有過的一種氏族。易經上有「太皞伏羲氏」。史記五帝本紀說「神農氏世衰」：都足以使我們假定伏羲、神農均非一人之名，而爲氏族之名。在左傳一書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古代氏族之稱號，如太皞氏，少皞氏，爽鳩氏，蒲姑氏，共工氏等等。而且其中的伏羲氏，少皞氏，神農氏，頗有踪跡可尋，他們的後裔在春秋之時還保有若干侯國。太皞、伏羲氏是風姓；風姓之國如任、宿、須句，都是伏羲氏之後。少皞氏是嬴姓，嬴姓之國如郟國、徐國、葛國，也都是少皞氏之後。至於神農氏的後代姜姓之國，爲數更多；第一是齊，開國的呂尚，便是小說上的姜太公，其餘如申國、呂國、許國，不勝枚舉。

倘就伏羲氏，少皞氏，神農氏三族後裔在春秋時代所佔的地望來研究，似乎伏羲氏原來是在山東的西南部，少皞氏在江蘇、安徽的北部，與今日的「豫東」，神農氏在河南省的西南部

與中部。

當黃帝以前，即所謂三皇時代，存在於中國的當然不止三個氏族。在伏羲、少皞、神農三個氏族以外，一定還有許多其他的氏族同時並立。我們知道，黃帝是軒轅氏，爲軒轅氏之一代氏長，在黃帝未生以前，必已有了軒轅氏這一個氏族。同樣，陶唐氏與虞氏，也似乎遠在三皇之時就已經有了的。帝舜的大臣皋陶，屬於何氏，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性偃，則是我們所知道的。偃姓之國，春秋時集居於安徽的西南部。那末，在山東西南有伏義氏，在江蘇北部有少皞氏，在河南西南部與中部有神農氏，再加上河南中北部的軒轅氏（以新鄭爲中心），山西北部的陶唐氏，山西西南部的有虞氏，與安徽西南部的偃姓某氏，氏族的數目已經不算少了。

然而這還不足以代表當時的情形。氏字的原義是山，佔據一個山頭的便是一個氏族。伏羲、少皞、神農、軒轅等等，僅是後人所能追憶的，最有名的幾個代表氏族而已。那時候，氏族的真正數目，一定是成千成萬。按照西洋氏族一詞（clan）的社會學定義來說，一個氏族便是一個血緣團體。血緣團體若以母親或祖母爲中心，數目自然是多得不可計數。

我以爲 clan 譯作氏族，總有些不甚切合。我以爲這最好譯成「姓族」。中國的姓字從女；到了春秋之時依然是惟有女子可以稱姓，男子只能稱氏：告訴了我們中國在最早的時候，曾行過「女系傳統」。

初石器與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本爲渾渾噩噩的動物羣。其後漸知有共同的母親，而環繞合作於共同的母親之週圍，這才開始有血緣的結合，姓族。到了姓族逐漸擴大，再分衍爲若干的小姓族，於是母姓族與女姓族之間，便成立了一種「姓族間的關係」，爲前此的歷史所未有。再不然，某一姓族或將與另一姓族發生交通上的接觸，以發生搶婚或戰爭的行爲，其結果分出勝敗，於是又可以成立另一種的「姓族間之關係」。關係可以爲對等的，或是不對等的，但人類的結合能力總是在逐漸進步。

由姓族而演爲氏族，由女系傳統的血緣組織而演爲男系傳統的血緣組織，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呢？人類知識的進步，已經到了不僅知有母，且知有父。姓族的分衍，已經多到非一個姓所能稱呼，必須於姓以外，再加上一些形容詞，以資分別。活動的頻繁，尤其是在戰爭方面，已經超過了婦女在生活上所能勝任的程度。

所謂三皇，全是「氏族」產生了以後的事。那末，在伏羲氏，少皞氏，神農氏，諸氏族未有以前，一定還有過風姓族，嬴姓族，姜姓族等等女系傳統的血緣團體。那時候，可謂地廣人稀，各個姓族散居於榛莽荒穢的森林沼澤之中，可以說得上是「老死不相往來」。人與人的接觸較少，人與禽獸的接觸較多。

有了男系傳統的氏族，氏族之間（亦即原來的姓族之間）關係不外兩種：對等的，是同盟，或敵族；不對等的，是宗王族與隸屬族，嫡系氏族與旁支氏族。

在以前，一個姓族便是一個規模很小的世界。現在呢，一個氏族便是一個自有君長的國家。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在禹的時候尚有萬國，在三皇五帝之時，更不止此。伏羲氏，少暉氏，神農氏等等，的確僅是成千成萬之中最著名的幾個而已。

牠們或許也是最強大的幾個。按照相傳的三皇次序來說，牠們又似乎是輪爲領袖的幾個氏族。因此，皇甫謐簡直把牠們看成與後來的朝代一樣。我們今日所以假定的，是到了三皇氏族之時，氏族間已經可以有若干或大或小的同盟，伏羲氏等等也許已能爲這些同盟中某一同盟的盟長，但是決沒有能夠做到當時整個中國的領袖。

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等待由黃帝開始的五帝時代。

黃帝以前，三皇時代的文化演進是怎樣呢？換句話說，中國人由草昧未開的境界，進步到黃帝執掌霸權的前夕，是到達了怎樣一種程度？

文字已經發明了麼？我們還不敢肯定。傳說伏羲始畫八卦，爲文字的濫觴。是否這八卦原來便代表天地水火風雷山澤八個字，或僅爲代表八個數字，我們均無借何的史料可據。還有人說，八卦是由阿敍利的楔形文字脫胎而來，這也尚有待於研究。我們今日最感到困難的，是商朝以前的有銘器物始終未見。夏朝遺址的地下發掘，事實上等於沒有開始。李濟先生以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與安德生先生所發掘的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遺址，也許均屬於夏朝，但均不曾發現附有文字的銅器、陶器或骨器。古書上所註明的夏朝若干地名，如平陽鉤臺等處，我

們很應該作一次有系統的，大規模的發掘。

截至今日，我們所知道的古文字，溯及商朝而止。商朝後半期的甲骨刻文，其字體十分整齊而精細，距離中國始有文字之時，決不止僅有幾百年。我們很應該假定夏朝的時候已有文字，在夏朝以前的一兩千年，也必定已有文字。那末，文字即使非發明於三皇之時，應當是發明於五帝之時了。

文字的發明人，從來以爲是黃帝的臣子倉頡。宮室的發明人，是黃帝，或其大臣。在三皇時代的「名人」之中，僅有「有巢氏」是與居住有關的，但是他僅僅教人構木爲巢，教人「鳥居」。衣服的發明人，大家也認爲是黃帝，說黃帝「始爲衣裳」，以前的人們僅僅知道「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至於食的方面，伏羲氏原寫作「庖犧氏」，是很懂得怎樣吃的。而且從燧人氏知道鑽木取火起，人們便已懂得「火食」了。醫的方面有，神農氏嘗百草以治病。這神農不僅知醫，而且善於稼穡，或發明了稼穡；因爲，否則他應該稱爲神醫，不能稱爲神農了。中國人在三皇時代，由採拾生活，進步到漁獵生活，最後進步到游牧生活。所謂農事，僅僅略爲發明了種草的方法而已。也是爲了農業是太新鮮了的原故，某一位發明種植的人，才被認爲神奇，尊稱之爲神農，或自稱爲神農，且使其子孫永以神農爲氏。

神農氏之自尊或被尊爲神，容易令後人懷疑他們這些「三皇」都是神話中的人物。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伏羲，少暉，神農，都是氏族的稱號，未必均爲某一帝王的稱號。帝王亦即氏

族君長們的故事可以逐漸累積而變質，達到神話的形式，但是若干氏族之確曾存在於黃帝以前的中國，卻已在邏輯上頗能成立。我們必須等待中國新舊石器的研究再進一步，才能有關於三皇時代氏族社會情形的進一步瞭解。